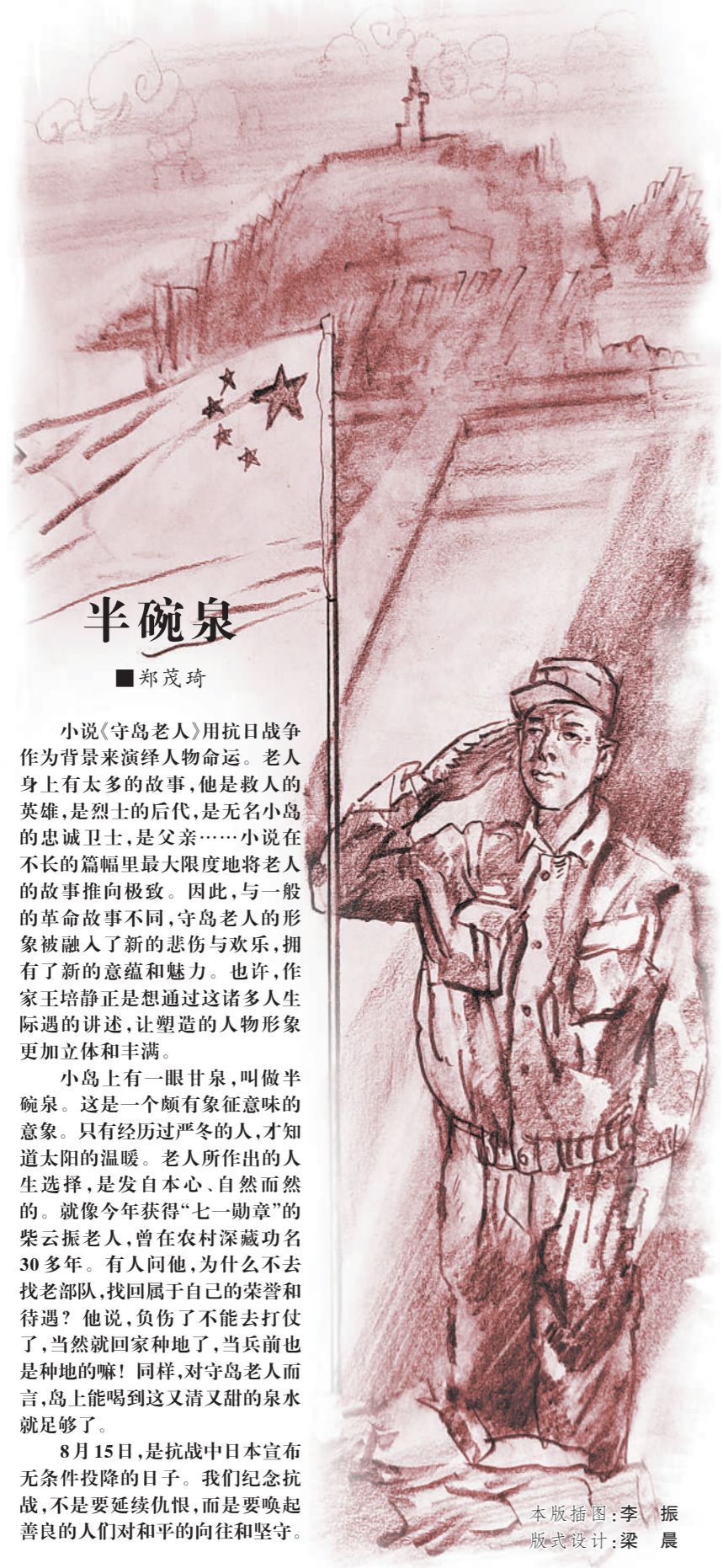


守岛老人

■王培静



半碗泉

■郑茂琦

小说《守岛老人》用抗日战争作为背景来演绎人物命运。老人身上有太多的故事，他是救人的英雄，是烈士的后代，是无名小岛的忠诚卫士，是父亲……小说在不长的篇幅里最大限度地将老人的故事推向极致。因此，与一般的革命故事不同，守岛老人的形象被融入了新的悲伤与欢乐，拥有了新的意蕴和魅力。也许，作家王培静正是想通过这诸多人生际遇的讲述，让塑造的人物形象更加立体和丰满。

小岛上有一眼甘泉，叫做半碗泉。这是一个颇有象征意味的意象。只有经历过严冬的人，才知道太阳的温暖。老人所作出的人生选择，是发自本心，自然而然的。就像今年获得“七一勋章”的柴云振老人，曾在农村深藏功名30多年。有人问他，为什么不去找老部队，找回属于自己的荣誉和待遇？他说，负伤了不能去打仗了，当然就回家种地了，当兵前也是种地的嘛！同样，对守岛老人而言，岛上能喝到这又清又甜的泉水就足够了。

8月15日，是抗战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日子。我们纪念抗战，不是要继续仇恨，而是要唤起善良的人们对和平的向往和坚守。

本版插图：李 振
版式设计：梁 晨

我喜欢说故事

时光留声机

有一次，我们几个战友在某小城相聚，一位叫春江的新朋友，给我们讲了这样一个他当兵时的故事：

我当的是海军，部队驻守在渤海湾边。那是我当兵的第五年，刚提干不久，有一天我开着巡逻艇带着一个战士去海上值勤。那天天气不好，海浪也很大。我们在离公海不远的地方转了半天，见没什么异常情况，看了看表，开始返回。出海时，队长多次叮嘱，天气恶劣，一定要保证安全。在返航的途中，真的出现了情况，巡逻艇突然抛锚了。那时的通信设备不好，虽然我们带着无线电装置，但由于风急浪大，发出的信号岸上收不到，试了很多遍都不行。看到老和岸上联系不上，那个小战士被吓哭了。我还算稳得住劲，我说，你哭管什么用！我们是军人，出了事要沉着冷静。咱们一是要想办法自救，二是要保存体力，等着战友们来救援。说是那样说，当时我心里也害怕。

巡逻艇在海浪中漂荡了两个多小时，天色慢慢暗了下来。这时那个小战士喊我：排长，你看。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，不远处出现了一座小岛。我们两个都兴奋起来，像绝望的人一下子看到了希望。那艘艇撞翻我们的小船后，便冒着白烟扬长而去。父亲没了踪影，我被随后赶到的八路军救上了这个小岛，一个小八路军为救我也被卷进了漩涡牺牲了。3天后，岛上的八路军在很远的地方找到了父亲和那位小八路军的尸体。他们两人都被埋在了这个小岛上。

1942年冬天，因战斗形势的需要，驻岛的八路军撤出了小岛。

1945年8月，我在海里发现了一个被绑在木板上的筐子，从里边发现了一个奄奄一息的婴儿，是个小姑娘。我原以为这孩子活不了啦，没想到这孩子真是命大，竟慢慢活了过来。也是我们父女有这个缘分，那几年虽然苦点累点，细想想，那应该是我在这岛上这些年最快乐的一段时光。到了上学的年龄，送回岸上去上完了中专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政府派人来找我谈话

小陈一个趑趄刚好接住：“是大米，还有面粉嘛。”

“别废话，赶紧搬到我们住的帐篷里去。”班长抹了把额前的水珠。

雨水很快冲上了盛大米的架子，从第一层淹没到第二层。水面以上的粮食都搬走了。“被水浸泡过的还要吗？”“要！连队的粮食不能丢！”班长冲向前，从水里抽起了一袋。看到班长从水里探出脑袋来，刚下连的列兵不知这水下粮食的位置，也连忙在水里摸索起来。

风冷如钩，几阵抽抽，靴子里灌满泥水的脚如同被焊牢在地上，每一步都极尽艰难，疲惫不堪的他们不知道自己还能走多远。忽而，抢着从帐篷出去的列兵脚下，被绊倒在泥水中。相隔咫尺的班长赶紧腾出手伸向眼前模糊的黑影，列兵举着差点掉入水里的大米，大声喊道：“班长别管我，先把粮食扛走！”

红日从沙丘远方升起，七色彩虹毫无预料地挤走冷色调的灰白云层。天晴了，他们打赢了这场近两小时的“战斗”。

起床号悠扬响起，几人躺在湿漉漉的沙丘上。远处的战友们伴着整齐响亮的口令声，列队绕着营区跑操。

“班长，那些淋了雨水的面粉怎么办？”惊魂未定的列兵问道。

“不打紧，现在就摊开，晒一晒还能用。”

“啊？这不好吧……”列兵嗫嚅道。

“做成面团咱们自己吃，好面粉给其他战友。”班长解释道。列兵和小陈咧着嘴笑，纷纷应声：“那可以，中！”迷彩服上的水顺着灶台渐渐沥沥地滴在他们的脚上。

队伍走到餐厅门口，合唱起清晨的第一支歌。连长缓步走进饭堂，视线转向桌上的餐盘：浸着些许油滴，金黄馍片摆放整齐，透亮的盐粒均匀分布在上面。他顺手捏起一块咬了一口。

“连长，味道如何？”小陈沾满油渍的双手下意识地擦了擦沾着泥渍的迷彩上衣，笑着做鬼脸。

军营新传

时鲜的军旅故事

休假那段时间，孟想忙碌着，开心至极。他回到湘西老家，先拜访农技站的技术员，又向老师傅请教园艺培植的方法，最后向人家要了些松针土。他满心欢喜地将休假期间的收获打包进归队的行囊。

孟想在高原当兵，任务是守隧道，海拔5000多米。那里人迹罕至，广袤无垠、青石嶙峋的高原上只有两条永远平行的铁轨。

回到营区后，孟想恨不得休息，便带领大家把种子种下去，也种下了满满的希望。花种下去了，要等它慢慢长大。在高原上，凡事急不得，生长更是。你稍微走得快一点，就得脸红脖子粗外加喘气，再一会儿，嘴唇泛成青紫色，脑袋一阵阵发晕。可孟想总有点急。几乎每天，他都会在种下种子的10个花盆边转圈，焦急地等待着发芽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10个花盆里，有4个发出了芽。历史最好成绩。孟想激动得睡不着觉。但凡有闲暇的时间，他就在温室里转悠，绕着花盆踱步。每隔几分钟，就得低下头用手指量一下，看看这细小的芽芽有没有长大一点。执勤的时候见不着，他心里老惦记着。火车呜呜过，下哨后，他便匆匆地奔去。

其实，就算是孟想不在的时候，这几株芽芽也有战友们照料着。它们可是大伙的宝，金贵着呢。有人问：“浇点水、施点肥就行了，还要咋照料？”那肯定是他没上过高原。高原的说变就变，刚才还艳阳高照，一会儿，就可能风雪交加。虽然搭了温室，但要保证恒温，也不是件容易的事。为了保证芽芽享受到充足的光照，官兵们成了追逐太阳的人。他们细心观察太阳的方位，每隔一会就挪一下花盆。

芽芽努力地吸收阳光，拼命地向上生长，可长着长着就不长了。4株苗，眼瞅着就枯了3株。一大早起来，看着空荡荡的花盆，一股说不出的悲壮紧紧裹着孟想的喉咙。当了8年兵，背过5次种子，一棵没种活，莫非悲剧又要重演？还剩一株独苗苗，叶子的颜色有些颓废，孟想眼泪差点快要掉下来。浇水、施肥、保温、晒太阳，一点点功夫慢慢做。

高原苦寒，高原难待，可是，能在这里扎下根的，都无比厚实、稳当、有韧劲儿。这就好像高原上的老兵，在高原扎根

八瓣花

■代江涛
肖曲林

十几年，头发快掉光了，指甲全瘪了下去，可他们还是不言语，就是踏踏实实、稳稳当当干好每件事儿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花终于开了。一朵小花，粉红色，弱不禁风的样子。

“班长，你看，8片花瓣。”一名大学生新兵说。

孟想细心地数着，高高地把花盆举过头顶。

在西藏有个美丽的传说，只要找到了八瓣的花，就找到了幸福。孟想最开始不信，直到那次休假相亲。孟想经过亲戚的牵线，结识了同乡的医生李丽。相处异地的两人靠书信联系，孟想寄出第一封信便是把种花的过程告诉李丽，并在信中装上那8片花瓣。他没有想到，很快便得到李丽的回复。信中，李丽对扎根高原、献身国防的孟想表达深深的敬意。从此，信让两个人的生活拉近了距离。盼信、读信、回信，成为两个人无比快乐的事。时间一长，两颗火热的心越靠越近。

营区的八瓣花又一次谢了再开，李丽来到高原。微风中，她如愿以偿地见到了孟想亲手种植的八瓣花。阳光的照射下，她脸上的笑容像极了那一片片花瓣。李丽满怀深情地望着孟想，眼神中透露出一股坚定。远远望去，两人相拥的场景如同雕像般融入了高原。



夜雨救粮

■慈于函

故事兵阵

长征

第5237期

微纪事

微乎，不是零碎是精粹

三七粉

■张成旺

徐樊怎么也想不到，刚刚体能训练时竟然崴了脚。就在昨天，连里刚通知说，上级要在下周组织一次专业技能比赛，徐樊兴冲冲地第一个报了名。集合开饭的路上徐樊跟在队尾，眉头紧蹙，行走的姿势略显僵硬，她时不时向左前方带队的班长黄林瞥一眼。和班长一对视，徐樊的眼神就躲闪不定。

这黄林在连里是出了名的心细，尤其对一向大大咧咧的徐樊格外“关照”。不久就要参加比赛了，尽管专业技能重在比拼专业知识和装备实操，徐樊还是生怕黄林发现自己崴了脚。

“你等会儿。”正准备上楼吃饭的徐樊突然被人拽了一下。

“班长，什么事？”她扭头一看，是班长黄林，心一下子跳到了嗓子眼儿。

“又不会穿鞋了是吗？”

徐樊先是一愣，心头稍松了口气，立马又低头看脚，脸和脖颈瞬间红了。班长，集合时候我有些匆忙，鞋带没系牢……”

“军容风纪直接影响军人形象，你怎么总是在这上面出问题？”

徐樊眼眶红了，她蹲下身子，忍着脚痛系紧了鞋带，心中尽是说不出的委屈。接下来的几天里，徐樊每天小心翼翼地掩饰脚伤，只敢偷着贴几贴膏药，止疼了事。

比赛那天，徐樊如愿登上了前往参赛的大巴车，心里窃喜脚的事瞒过了黄林。大巴车缓缓行驶在滨海路上，徐樊将窗户拉开一条缝，海风瞬间涌来，裹挟着凉意一下子打在脸上，脚似乎也没有那么疼了。她闭着眼享受这丝丝惬意，双手抱紧怀里的背包。

咦，这是什么？打开背包，徐樊愣住了，眼泪不自觉地涌出眼眶。

里面放着两盒三七粉，旁边附着一张小卡片，上面写着：按说明服用，要坚持吃，比赛这几天少走路，拿个好成绩回来。